

學  
易  
記

九



元板學易記



學易記下經卷第五

乾下  
兌上

伊川曰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白雲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

下經卷五

是其可決也告自邑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威力以強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也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廣平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誣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修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夬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爲如四罪而天下服也

白雲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爲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于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長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

其危乃光猶今人所謂罪狀明白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乃雲興雨施潤澤萬物之象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居德者謂以德自居猶言有其善

也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其  
是道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白雲曰四剛過中已有大壯况夬之五剛乎故大  
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  
其壯矣

誠齋曰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  
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決去小人一小人雖  
微而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  
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孔子

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白雲曰初九銳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  
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  
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则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  
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銳  
于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  
皆與夬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以剛居剛壯也頰面顴骨上六也以九三之壯而應乎上六是壯于頰也方衆陽共決一陰之時九三乃與之爲應凶也君子義之與比決于當決可也不與君子同行而已獨行焉則與之遇而和矣係小人而失君子凶咎何可逃能遠絕之若將浼焉小人雖愠不足爲咎故象曰終无咎也晉之王導其知此也夫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單氏曰行不能決者以內暗也內暗則其聰不明雖聞人言疑而不能決矣故曰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曰上六說体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  
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  
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莧陸今所謂馬  
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  
故取爲象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  
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所不可而決之雖行  
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  
三應上五比上故皆有決其所當決之象

三四

六下經卷八

子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誠齋曰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地之大也  
何也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爲弔小  
人也小人亦受衷于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  
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  
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亡而後號  
咷也聖人曰汝至于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  
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尤可有改乎詩  
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終之一字最宜詳玩爻辭旣云終有凶夫子又云

終不可長戒之諄諄足以見聖人仁覆天下雖大  
惡未嘗有必絕之意蓋謂小人之道不可爲也幸  
而苟免今日无凶後日必凶矣能速變革而從君  
子之道非但免凶吉可保也不能變革雖號咷无  
以爲也故曰无用號咷革之上六而能革面順從  
无凶宜矣



巽下  
乾上

伊川曰爲卦乾上巽下以二体言之風行天下天  
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  
陰始生于下陰與陽遇故爲始

下經卷五

六六

金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  
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以勿用取  
如是之女

白雲曰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  
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故獨以一柔遇之用壯  
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始一  
陰方長即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伊川曰始之義遇也卦之爲始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遇也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于陽不可與之長久而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陰始生于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萬物章明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

白雲曰卦辭止于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始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始之時義其大如此誠齋曰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乎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曰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于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于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始施發命令之象也誠齋曰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白雲曰先王者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馬氏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

注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  
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遇而  
合者也柔之爲物不可以不牽女子之節不可以  
不貞故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也妄動則唯凶是  
見矣羸豕謂牝豕也以豶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  
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

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誠齋曰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  
魚者遇之之蚤也取之必有其器大則網織則苟  
然後有以包而舉之賓者它人之謂也

雷氏曰魚之爲物制得其道則可得而有之民之  
象也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史記曰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近民者親近而愛養之之謂也

九四遠於初故有遠民之象九二近於初故有近  
民之象民舍九四而歸九二九二何愆哉

祖豫州不納後趙之民正墮羯胡之計中也包有魚不利賓識者不能无遺恨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于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其行次且不能遽舍也

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過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  
有咎知懼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

三十一

一經卷三

九

誠齋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

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始三四言臀行未牽謂知懼而止不牽於求遇初六也象舉其行次且者省文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曰四以不中正而失其民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白雲曰四與初應有魚當始遇之時初六見九二

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也為上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它卦正應有聞多為終吉獨始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剝者陽之消剝極為復明亂中生治也夬者陰之消夬極為姤明治中生亂也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兢兢業業常恐至於遯而至於否豫為之防而不敢慢也杞譬則賢也其木高其葉大可以包物者也瓜譬則民也雖可欲而潰必自內者也九五之君以九二之賢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有中正剛健之德而不自耀故曰含章且姤之所以為始一陰漸長群陽消剝隕越者天也夫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志人謀也舍止也志不舍命謂盡其人謀不止委之於命也聖人遇一陰方長之時於九五剛中之君而設有隕

之戒者乃履霜堅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義也  
采漢上說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人之遠之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九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

橫渠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坤下  
兌上

卷五

十一

伊川曰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于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亨者萃聚之時自有亨義

明道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于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伊川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群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

合人心揔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  
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  
獺能祭其性然也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  
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  
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  
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  
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  
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九興功立事貴得  
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單氏曰王弼曰假至也渢曰萬物會聚之時王至

此然後可以有廟也故詩之魚麗言萬物盛多能  
備禮而後可以告于神明者此時也故曰王假有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  
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白雲曰其道不順其情不悅則无萃聚之理剛中  
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爲衆聚之主

非中則不可爲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爲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爲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爲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故爲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爲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爲而爲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下過說順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旣不過說順是以彖言可見也

雷氏曰天下萃聚之時萬物盛多足以備禮而又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孝經所謂天子之孝正謂此耳○利有攸往者孔子所謂旣庶矣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謂飽食煖衣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曰除簡治也去弊惡也

白雲曰澤聚于地萃之象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争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爲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子夏曰衆之聚也不可以无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誠信之應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捨應從類是有孚而不終者也有孚不終聚非其正是乃亂乃萃者也若能號呼專一固執其守不恤衆笑安於喪朋爲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象云乃亂乃萃其志亂者非其志惑亂必无捨應亂萃之理

單氏曰一者所與專也握者所持固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注云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

橫渠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誠齋曰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亟於臣之求君也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孰也

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其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

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雷氏曰萃之道見大人乃利而亨初萃於四二萃於五則三當萃上六也上六柔而失中非大人之道不可萃之者也比卦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萃而不得其人其能不歎惜乎故曰萃如嗟如見大人則利而亨不見大人則有害而已范增之萃項

籍歎恨而无所利者也往无咎何也萃如嗟如而无私利則可往求大人而萃之矣不可空歎嗟而无益也雖然三萃於上六正也上六不應而不可萃遂往而它適以求大人而萃之者非正也不得已也於義不得无小吝故曰往无咎小吝陳平韓信去楚而適漢往无咎者也自三至五爲巽四者公侯大臣之象五者君之象六三所以往而无咎者以上之九四九五巽而可入納已而不拒也若夫四與五无巽入之道拒已而不納其能往而无咎乎故象曰往无咎上巽也韓信所以得萃者蕭

何高祖能納故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体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伊川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

其位无咎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得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焉



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白雲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爲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曰以二体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体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于五五以中順之德應于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白雲曰柔道不升則沉潛无以自達所謂沉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曰順修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白雲曰萬物之升其象則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于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吾斯之未能信未可升也自信矣而又信於人斯可升矣初居衆爻之下上无正應疑若難升然孚于中者人必孚近比于二故能與九二剛中之大臣合志同升于君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白雲曰書曰沉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君乃利用禴无咎而有喜也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其道一也

雷氏曰鬼神享德不享味

伊川曰澤及天下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應援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晦庵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伊川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

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任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頤卦下三爻養口體者也上三爻養德義者也升卦下三爻升其位者也上三爻升其德者也

六五以柔居尊謙虛接下下有九二剛中之臣爲之應是得正而吉者也故曰貞吉升階者其德日新進退无已之義也群賢並升君德日進何憂乎天下之不治也故曰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伊川曰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

☶ 坎下  
☱ 兌上

三十四

八下 艮卷五

八十一

三

伊川曰爲卦兌上坎下困者憊乏之義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又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掩于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又曰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曰困而能亨且得真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白雲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爲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其德不

繫于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  
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  
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  
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况衆人乎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曰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掩蔽也處險而  
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  
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  
所亨也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以其剛中之

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  
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  
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誠齋曰剛于中者萬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  
憂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白雲曰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  
資物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  
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

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單氏曰孔子曰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所謂致命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謂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覲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當困之時陰柔在下不能自立必求依於陽者也四爲正應剛而不中又方困于陰揜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于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

八十一 艮未五

八十三

王

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謂初切比于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人之困宜爲所從矣噫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雖獲苟免其於正道是下喬木而入于幽谷也不覲謂不遇其所亨也三歲不覲雖非終凶之辭與十年乃字者異矣幽不明也者謂明則不至於是處困之道何如不失正義致命遂志而已良非初六之所能也

取伊川說

南軒曰凡天下之遇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隕凡以

不能剛中而已

單氏曰人之體行則以趾爲下居則以臀爲下初六困不能行而在下臀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曰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

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享者特君臣未遇困于家食无酒食宴樂之奉而已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來求利用享祀

者蓋言事君當盡誠无隱與事天事神明一也征凶无咎者謂捨是而進凶之道也復誰咎哉中有慶者以九二有剛中之德而獲際會之慶也君臣慶會則天下賴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曰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旣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

安之主也

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白雲曰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金車二也剛以載者也徐徐者疑懼也志在於初而隔于二奔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

困于金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有正應而不敢亟來以相應惟困之時爲然九二剛中而載非犯已者也四疑而畏之耳是以雖吝而有終也九四雖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初六言三歲不覿以見雖久而得合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

集注并粹言單氏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白雲曰困之象上下皆揜于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爲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

之象剝削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  
進君子故九五剝削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  
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小人也君子進則善  
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  
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  
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  
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  
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  
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  
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于人乎

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于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  
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  
其君臣同于至誠之德用于人用于神皆可也如  
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于用刑  
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剝削之  
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  
于君子則必得賢用于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  
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下三陰受剝削者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纏糾之象艱危不安之兌困于葛藟謂牽于六三之柔于艱危謂乘乎九五之剛柔不可牽舍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上六柔懦之過若計曰動則恐有悔遂不動乃所以有悔曰征吉謂吉在乎行也諸卦上極多不以征此困時也困終有出困之義征則免困矣是以征吉

集臨川伊川語



巽下坎上

伊川曰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汲

井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之爲物可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繙縷也井以濟用爲功繙幾至水而不能上水亦與未下繙于井同也羸敗其瓶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取伊川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羸是以凶也伊川曰巽入于水而上水者井也井之養于物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交剛中之德其常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雷氏曰城邑屋廬可以遷改井則可塞而不可改也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身可殺而志不可改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用此道也不剛中者能如是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言井所以能不改者以二五剛中故也若小人柔佞隨世俯仰希合苟容者其能不改其操乎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曰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誠齋曰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

下於冽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晦庵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初六井泥乃計反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舊井无禽時舍也

注曰久井沉滯滓穢不見潔治一時所共棄舍也

伊川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見其才弱无援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

白雲曰人之一性不能自修僞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曰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澗谷之水旁出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污泥注于鮒而已鮒井泥中微物耳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

誠齋曰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資有蛙鮒之象二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

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  
馮曠八人者而君不安谷漏下注甕敝亦下注皆  
不上出之義

許慎云甕汲甕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  
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  
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至應上六處剛而過  
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

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其心之惻怛也  
三居井之時剛而過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  
行捨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  
則受福矣臣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  
上下並受其福也爻云心惻而象云求以見九三  
之志切於行也

誠齋曰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  
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  
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故微明揚之堯帝  
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

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白雲曰九三有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雖然能自修治则无過矣未爲失也易之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至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誠齋曰甃者甃而修之也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修井者閑邪存誠之謂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誠齋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爲一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汚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詩救反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白雲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  
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  
而遂吝其博施濟眾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  
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  
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  
上而成盡元吉之道也



離下  
兌上

伊川曰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  
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

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  
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  
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救時之弊也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  
革則人疑而罔孚故已日乃孚易窮則變變則通  
凡欲變革論其時則有曰時未可革有曰時已可  
革已日者即事已窮俗已厭不可不革之時也元  
亨利貞者謂窮則變固有大道之道而利于不失  
正也正則其悔亡矣白雲曰凡欲革者皆以有悔

也革而當其悔乃亡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大矣哉

文明以說者文明則禮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  
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  
得貞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  
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  
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天地之運寒暑變革則

四時成湯武改革夏殷之命亦不過順乎天理以  
應人心耳是皆已窮而後革之義也當革與否不  
可違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取伊川說

龜山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  
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  
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  
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于天下而放之豈其所  
欲哉成湯之事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  
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  
天下安能无愧乎







